

# 于右任的故事 (六)

于 凌 波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二頁)

## 東征大軍進兵河南

張鈞於一九一一年辛亥九月二十二日克復潼關，休兵數日後，到了十月一日便積極籌備東征。

陝西東征軍克復潼關，何以要再東下河南呢？張鈞的「東征日記」中有所說明：

「獨立之域本無侵略主義，但虎牢、滎濟、函谷關皆潼關門戶也，若為敵有，勢必據陶家莊、李家莊兩高原俯瞰城內，則潼關不守矣。此險不可不爭，且以助豫獨立，而為鄂軍聲援。」

郭希仁的「從戎記略」中說：「伯英初克潼關，主意在以攻為守。」也就是說，能攻始能守，守住函谷關，潼關的安全才有保障；再有一點，是協助河南獨立。

十月初出師東下，實際上所率的部隊，只是一標一營、二營兩個營及親兵馬隊一隊，炮隊一隊而已。初五師次閿鄉縣，初六布達作戰命令，主力向靈寶推進，馬隊向號略鎮搜索。由潼關戰敗撤退的毅軍數營駐靈寶，在靈寶之西的沙坡、天齊廟布防迎戰東征軍。激戰一日，未分勝負。

初八又激戰八小時，佔領了函谷關和號略鎮。初九日由嵩縣西上的劉鎮華等一行人趕到，張鈞「東征日記」中記載：

「初九日，余至號略鎮，劉君雪亞（鎮華）由嵩洛一帶運動大俠至，相見於許仲衡家。余之得與豪傑交遊，多雪亞力。其次任君海石、蔣君我山、楚君尚齊、賈君巨卿皆有連絡。是時雪亞來言，丁、王、柴、趙為中州大俠皆將到，丁可於三日內先至。」

文中的丁、王、柴、趙，是丁同聲、王天縱、柴雲陞、趙長榮。丁同聲是十月十五日趕到的，這時張鈞因獲知趙個的毅軍大隊將至，他擔心潼關初下，人心未安，所以十一日回師潼關，布置防務。丁同聲帶了五百多人到了潼關，張鈞將他編入第九標第一營。

十月十六日趙個親率毅軍由靈寶西上攻潼關；張鈞至閿鄉迎戰，二十日戰敗，潼關失守，張鈞撤到華州。潼關失守，西安震動，張鳳翽也趕到華州，調集援軍，重新部署。廿六日在華陰東門外誓師，廿七日反攻潼關，直到十一月一日，毅軍戰敗，夜間潛遁；十一月初二再度克復潼關。

十一月初五，河南民軍王天縱、柴雲陞率部到了潼關，二人各帶部屬千人，槍械有十分之八，馬各二百匹。初六趙長榮、楊鳳鳴兩部也趕到，趙長榮有部眾千人，楊鳳鳴有部眾五百、六百人，有武器的佔十之六、七，各有馬百餘匹。初七日張鈞將民軍重新編組，統名為東征軍，第一標統兼先鋒官王天縱，第二標標統柴雲陞，第三標標統趙長榮，衛隊第一標標統丁同聲，以楊鳳鳴附之。

十一月初八，張鈞率着「豫陝聯軍」再度東征；柴雲陞、趙長榮佔據了號略鎮，王天縱、丁同聲及炮隊攻下了函谷關，同向靈寶進軍；激戰數日，十五日夜毅軍退卻，東征軍十六日佔領靈寶，十七日再進佔陝州，毅軍退向峽石口——這時已是中華民國元年的元月五日。

張鈞十八日到陝州，這時前頭部隊一、二、三標已追擊毅軍到觀音堂，毅軍退到瀋池。

十九日張鈞在陝州邀集地方紳士，會商安定地方事宜，公推許仲衡為陝州牧，並留下七標二營駐防陝州，其餘部隊東下進攻洛陽。

這時除了前鋒部隊的河南民軍外，東下的部隊尚有一標一、二營，二標一營，三標一營和民團改編的游擊隊八營，炮隊一隊。

河南民軍的三標標統趙長榮是宜陽人，宜陽駐有豫軍一營；張鈞令該標到宜陽掃蕩，並就近接應同攻洛陽。

二十一日大軍出發，晚間到觀音堂，先鋒部隊攻到澠池，澠池距洛陽不過百里，洛陽是河南重鎮，東征軍攻到澠池，不但洛陽震動，開封省垣也爲之驚恐，急令由直隸來援的北洋陸軍第六鎮周符麟協星夜西上，迎擊東征軍。

二十二日是雙方決戰的日子，毅軍與北洋軍周符麟部共三十多營兩萬餘人，由澠池向西反攻，而東征軍當正面迎戰的只有一標一、二營、七標一營、炮隊一隊，全日激戰於英豪鎮與觀音堂之間，下午五點之後東征軍不支退卻，守住陝州之東的峽石口。

而此時先鋒王天縱已沿黃河南岸東下攻到孟津，趙長榮的一標也到了洛陽之南，與豫軍戰於汝州。

### 劉純仁因和議殉國

陝西的東征軍於辛亥十一月下旬，與北洋軍第六鎮相持於陝縣之東。東征軍守峽石口，周符麟軍守觀音堂。相持三日，東征軍糧草彈藥不繼，不得不退卻。張鈞「東征日記」中有一段記述當時的情形：

「兵駐峽石，守乾壕，三日夜雪天冰地，人無熟食，馬無宿草；廿四日晚，天黑如漆，雪紛

紛，人哢寒呼食之聲不絕，援兵又無至，和議又不成，遂下退卻令。」

就在退卻之前，發生了劉純仁因和議遇害殉國這件事。

這時陝西的東路節度使陳伯生，十一月中旬應山西革命同志之約，渡河到晉南，克復了運城。東征軍在河南失利，張鈞考慮向陳伯生求援，乃召集軍中幕僚討論，開會時衆人紛紛發言，獲得的結論是：

一、晉南與陝州一河之隔，運城距黃河北岸六十里，若求援兵，以陳軍爲最近。

二、據陝州「福音堂」外國傳教士傳出的消息，清廷與南方政府雙方派出和談代表，在上海議和，爲了緩和周軍攻勢，我方亦應派出和談代表，與周軍洽談暫時停戰。

最後的結論是分頭並進，一方面與周軍洽談停戰，一方面派人赴晉南求援。求援的事較易，陳伯生是陝西軍政府的東路節度使，與張鈞是保定同學，陝西新軍隊隊同事，公情私誼，斷無不來援助之理。倒是與周符麟議和之事，則頗爲棘手；周符麟是北洋軍系，革命同志與之素無淵源，其爲人偏狹躁急，嗜殺成性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，周符麟就是幕後凶手。周原已被吳祿貞免職，以殺吳之功重任協統，可說是北洋死黨，他奉命入豫，亟思剿滅革命軍以自效；與周謀和，無異與虎謀皮。

這時同盟會河南分會會長，新蔡縣舉人，河南諮議局議員的劉純仁站起來說：

「我們爲緩和目前情勢，達到革命成功的目的，只有冒險一行，成敗安全，不應顧慮太多，這與周符麟交涉的任務，就由我來擔當吧！」

同在會議席上的劉鎮華，與劉純仁是中州同學同事——劉純仁是學監（即教務主任），劉鎮華是庶務（即事務主任），他素知劉純仁方嚴剛正，言辭鋒利，不是與人謀和的適當人選，當即說道：

「粹軒是我們河南同盟會負責人，身負重任，怎能冒此大險？這件任務由我去。」

劉純仁堅持不讓，說：

「周符麟個性倔強，雪亞性情太溫和，你和他辦交涉不是對手，還是我去。」

劉鎮華也不讓步，說：

「我性情溫和，自信並非懦弱，古人說柔以克剛，我想不見得交涉不過他；粹軒太剛正，也太方嚴，你和周某交涉，若一言不合，爭執起來，與任務無補，與你的安全也有顧慮。」

——他二人不是以對方能力不如自己，都是在爲對方安全着想，這實在是革命道義高貴情操的範例。

劉純仁堅持不讓，張鈞以調人的身分和解道：

「既然粹軒一定要去，雪亞就不必再爭了，你到運城去吧！你和陳伯生在保定見過面，熟人好辦事。」

就這樣，二劉分途出發，一到晉南運城，一到張茅鎮北洋軍的協司令部。

劉純仁到張茅鎮時，尚帶着一個革命同志紀宗義。他和周符麟見面後，果然不出劉鎮華所料

，那周符麟態度倨傲，言辭不馴。最初劉純仁和他說上海南北和議既已召開，前方似應停戰，以俟和議結果，他尚答以：「軍人惟知服從上峯命令，停戰之事，不是我能決定的。」繼之劉純仁對他剖陳時勢，分析利害，曉以大義，勸他乘機反正，共做漢族主人，勿使子子孫孫永為滿人奴隸。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說辭，只聽得周符麟惱羞成怒，大聲喝道：

「逆黨滿口胡說，來人哪，給我拖出去斃了。」

劉純仁臨危不懼，大聲質問：

「自古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你憑什麼殺我？」

這句話更激起了周符麟的凶性爆發，他大吼：「什麼兩國交兵，革命就是造反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憑什麼殺你？憑我手中的寶劍殺你。」

他說着即拔出身側的寶劍，一劍砍下，這為實現革命理想的開國志士就壯烈犧牲了。隨劉同去的紀宗義也同時遇害。時為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四日——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二日。

周符麟手中這柄寶劍，據說原為吳祿貞所有的一柄古劍，吹毛斷髮，削鐵如泥，吳氏在石家莊遇害，這劍為周符麟所侵佔。他以烈士之劍，再來殺害烈士。

後來北伐成功，張鈞、劉震華等革命同志，在張茅鎮為劉純仁烈士建立專祠、勒石記事，以紀念劉烈士的壯烈殉國。

## 清帝退位潼關議和

張鈞的東征軍，是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，自峽石口向靈寶退卻；臨退之前，衆將士要求說：「再守數日，援兵將到，仍望恢復，況趙（長榮）、柴（雲陞）俱往嵩、宜招兵，沿洛水取洛陽，吾輩願以死守。」而身為統帥的張鈞則以為：「然天氣寒冷，糧糧不繼，彈藥缺乏，志空敵愾，力疲奈何？」隨勵以退而再圖語，乘黑夜遂退焉。

廿六日輾重退到閿鄉，部隊守函谷關。廿七日周軍追到函谷關，一場激戰後，東征軍退到閿底鎮，廿九日戰於閿底鎮，十二月初一戰於牛頭源，初二日戰於七里店、李家莊，不利，是日潼關再度失守。

初三日退到華州，這時甘軍攻入陝西，西路戰事正烈，張鈞怕再往西退，敵人跟踪追擊，成了「引敵入室」，他帶着千餘殘兵退往南山，故作疑兵之計，使敵人難窺虛實。

這時隨他南撤的，除了千餘殘兵外，帶兵官有郭錦鏞、周福星、張建魁、丁老八、王天縱、魯金鉢、魏進先；文職幕僚有楊源懋、黨佑卿、劉玉山、楊西堂、曹季南、王仁山、梁敬齋、李篤臣、任敬海、楚常齋、蔣我山等，劉鎮華到晉南撤兵尚未回來。退到雒南，糧餉兩缺，乃一方面派人赴商州籌餉，一方面整頓部隊。

初六以後，在河南招兵的趙長榮、王修已帶到了新兵兩千多人，「河南大俠」周鳳閣也帶了四百多人來會。到了十二月十三，王天縱要脫離

東征軍，到河南的南陽鎮平去求發展。

張鈞「東征日記」記載：

「十三日，丁老八赴永寧召募（招新兵），是日王天縱赴鄂，王天縱負大俠之名，及見觀音堂張茅之敗，志氣頓挫，返關決計走鄂，至雒南再三申請，余自審，彼既畏縮，雖留必不用命疆場，遂允所請。」

其實王天縱是另有打算，他見東征軍兵敗，糧餉兩缺，不如回河南，到南陽一帶去補充兵源，南下與武漢革命軍直取聯絡，由鄂北上，光復河南。他與嵩山十大兄弟的李永奎帶着部衆不足千人，由雒南東下。而柴雲陞、憨玉琨等，因在嵩山與王結有芥蒂，不附和王的行動，仍留在東征軍。

這時有洛陽來的張治公，帶了二、三百部屬隨王行動，行到途中，張的幕賓王宏棠、邢潤齋二人力勸張回隊，繼續完成革命事業；張治公感悟，率部又回到雒南。

王天縱率部離開雒南，出荆紫關，兵不刃血，連下內鄉、南召、鎮平，辛亥除夕，與湖北軍政府的北伐先鋒隊馬雲卿會師南陽城下；清廷南陽鎮總兵謝寶樹聞風逃遁，遂克南陽，被舉為河南臨時都督，兼北伐軍左路總指揮，進而收復宛西各縣，駐兵老河口一帶。

南北統一，袁世凱下令王天縱解散所部，調至北京，任為陸軍中將，給了一個「京畿一帶總稽查」的空名義，這是後話。

到了十五日，西安援潼關的大軍已齊集華陰，張鈞在雒南先擬的作戰計畫，是主力沿洛川順

流而東，迂迴襲擊敵後為主，但到十七日接到張鳳翽由華陰派人送來的急函，要張鈞改變出師方略，配合華陰主力，以恢復潼關為重點。張鈞乃改變作戰計畫，命楊源懋赴號略鎮，督師攻靈寶，以阻止豫軍援潼關之師；命黨佑卿赴黑張，督師出太峪，他自己也帶着主力出太峪，準備配合華陰大軍進攻潼關。

十二月廿五日，張鈞親到華陰行營，與大都督張鳳翽見面，面商攻潼關計畫。及至他到華陰與張大都督見面後，情勢又有了變化。

這時已是中華民國元年的二月十二日，中華民國誕生，孫大總統已於元月元日在南京就職，南北和議在上海召開，清帝也於是日下了退位詔書，消息傳來，萬民歡騰，河南的毅軍司令趙倜、第六鎮協統周符麟都在潼關，派使者請見張鳳翽，要求請和停戰。張鳳翽見張鈞到達，立刻就毅軍請和的條件和張鈞商議。

廿七、廿八兩日，雙方信使不斷，惟其中毅軍要求潼關中立，東征軍提出劉純仁張茅鎮遇害之事應予懲凶，雙方相持不下。最後雙方讓步，廿九日協議成立，條件大概是：雙方彼此共認共和政體成立，毅軍退出潼關，紮駐閿鄉、靈寶各地，潼關由陝軍接收。這時清帝退位，南北均同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，所以議和條件實是袁世凱在幕後主持。

張鈞「東征日記」記載：

「正月初一日，余帶官弁四十人與毅軍司令趙倜、第六鎮協統周符麟宴會潼關，簽押和議條件，並面商善後一切事宜，毅軍是日即退出關城

大半。」

「初二日，毅軍盡數退出關城，我太峪軍隊拔營入關，時醴泉失守，西路復告急，是以華陰各處軍隊全行西開，惟留太峪各軍紮駐關上。」

### 臨時政府交通次長

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，繼之各省相繼光復，惟各省響應革命的宗旨雖同，但都是各自為政，沒有個統一的機構。浙江都督湯壽潛、江蘇都督程德全有鑒於此，聯合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，倡儀各省公舉代表到上海開會，九月二十二日以三督代表名義通電各省，各派代表到滬，乃於九月二十五日，在上海舉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，旋得黎元洪來電，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，組織臨時政府。聯合會議遂決定以武昌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，各省代表除留一人在滬聯絡外，其餘都到武昌去開會，並在武昌議定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。

到十月十二日，蘇、浙、滬軍聯合克復南京，形勢轉變，原來發起開會的蘇浙滬三督，與駐滬代表磋商，決定將臨時政府改設南京，並舉黃興為大元帥，黎元洪為副元帥。黃興謙辭，改由黎元洪擔任大元帥，黃興副之。

武昌起義時，孫中山先生在美國，他本擬由太平洋歸國，但考慮到革命軍起事後，外交問題至為重要，乃自美赴英、法交涉外交問題。十月初由巴黎致于右任的民立報轉民國軍政府電曰：「民立報轉民國軍政府鑒：文已循途東歸，自美徂歐，皆密晤其要人，中立之約甚固……今聞

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，欣悉總統自當推定黎君，聞黎有推袁之說，合宜亦善……」

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初六——西曆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上海，十一月初十各省代表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議於南京，選國父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並決定改正朔，用陽曆，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。

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，國父由代表會迎迓，專車赴南京，午後十時行大總統就職典禮，中華民國於此誕生。

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後，即從事組織內閣，仿美國總統制，不設首相，由大總統對國民負責，下設陸、海、司法、財政、外交、內務、教育、實業、交通九部，各設總長次長各一人，以于右任為交通部次長。

于右任自光緒三十二年年底，帶着由日本募集的股金回到上海，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，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的二月二十日——西曆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，于右任創辦的第一分報紙「神州日報」創刊了。

神州日報大膽的「革命」行動，是報首不用清帝年號，改用甲子紀年；其次，主筆的陣容，竟多數是同盟會的「革命人物」。如楊篤生、王无生、李夢符、汪允中等是。

神州日報創刊，一紙風行，無遠弗屆，極獲各界重視，不幸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，由於隔鄰廣慎書局失火，波及報社，使整個報社燬之於火。于右任本想重新籌款把報紙復刊，而報社中又發生了人事問題，于右任自動求去，和神州日報

脫離關係，他決定再接再厲，再辦一份爲民請命、大聲疾呼的報紙。是年八月，他在上海各報刊登啓事說：

「鄙人去歲創辦神州日報，因火後不支退出，未竟初志。今特發起此報，以爲民請命宗旨，大聲疾呼，故曰：「民呼」，闢淫邪而振民氣，亦初創神州之志也。股額定十萬，每股百元，現已招足六萬元，俟機器運到，即宣布出版之日期，捲土重來，誓以劫後之身，雪前此無功之恥。」

在民呼報積極籌備，行將問世的時候，于右任接獲陝西家信，說他父親病重，于右任顧不得清廷的緝拿命令，潛行返回陝西，探視病中的父親。

于寶文的病情已相當沉重，天天盼着兒子回來，但當兒子回來了，他又催他連夜離家，他知道如被差人發現後果的嚴重。于右任拗不過父親的堅持，哭別而去。

他在回家途中，過「灞橋」時寫了一首詩：吾戴吾頭竟入關，關門失險一開顏，灞橋兩岸青青柳，曾見亡人幾個還。

「天涯亡命」的人，生還的果然不多，于右任生還入關，值得他開顏驕傲，但畢竟不敢在家久留，信宿即行。他到上海後接到家信，在他離家數日出潼關那一天，也正是他父親寶文公辭別人世的時候。家信中告訴他十二月二十六日安葬，他號啕痛哭，二度入關，在于寶文安葬入塋的頭一天晚上趕到家中，遵禮成服，親執移靈之禮，第二天早上扶柩至墳，安葬竣事，他脫下孝服

，掠田野小路離鄉而去。

由於省親奔喪，兩度返鄉，致民呼報延到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——西曆五月十五日纔正式發刊。

民呼報的宗旨是「大聲疾呼，爲民請命」，言論自較神州日報更爲激烈，主筆陣容也更爲堅強，如戴天仇、范鴻仙、景耀月、陳飛卿、談善吾、楊千里、王无生、吳宗慈等都常爲執筆。但由於立論激烈，招清吏之忌，竟藉口民呼報爲甘肅旱災捐款帳目不清，把于右任和陳飛卿抓到總巡捕房拘押起來。目的是逼民呼報停刊。

于右任堅不屈服，一再關照報社同仁：「無論如何，決不停刊」，但報社同仁知道，報紙一日不停，訟案就一日不了，終於在于右任被拘押的一個月零七天之後，報紙停刊，于右任也放了出來，民呼報的壽命維持了九十二天。

于右任不屈不撓，再接再厲，在民呼報停刊一個月零四天之後，十月三日，他創辦的第三家報紙出版了，叫做：「民吁報」。

民吁報，是表示清吏剝去了老百姓的眼睛，同時也表示：「民不敢呼，惟有吁耳」。

最早神州日報的持論，多爲民族精神的發揚，民呼報則着重於內政的抨擊，而民吁報，則又注重於國際正義的伸張。是時韓國革命黨人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事件發生，民吁報全力予以聲援，終因日本駐上海領事的脅迫，蘇松太道道尹蔡乃煌札飭會審公廨，逮捕于右任下獄，而將民吁報封閉。民吁報問世，僅維持了五十五天。

會審公廨以報紙停刊爲條件釋于右任出獄，

于右任不得已第二次赴日。

宣統二年于右任由日本回來，九月初九重陽節——（西曆十月十一日），于右任創辦的第四分報——民立報創刊了。這是獲得滬上金融工商鉅子沈縵雲、王一亭、李平書、張靜江等全力支持，而筆政陣容，如宋教仁、章行嚴、葉楚傖、馬君武、吳忠信、陳英士、張季鸞、呂志伊、范鴻仙、徐血兒、楊千里、景耀月、朱宗良、王无生、康寶忠、錢病鶴、但杜宇、李浩然等，都爲于右任所網羅，發揮了最大的革命影響力量。

民立報的言論，前階段重點爲揭發政府的黑暗及資政院議員的無能，後階段爲鼓吹革命，報社也就成了黨人聯絡指揮的中心。到了武昌首義，民立報更成爲聯絡策動的機構。所以國父返國抵滬，首先訪于右任於民立報社，並以旌義狀頒贈報社同仁。及至臨時政府成立，民立報社成了國父的人才供應處。

在南京臨時政府中的九個部中，民立報有四人出任次長，即司法次長呂志伊、教育次長景耀月、實業次長馬君武、交通次長于右任，此外民立報社同仁從政的還有陳英士、宋教仁、吳忠信，由此可見民立報在革命陣營中的分量和貢獻。

### 採購軍火底定陝局

陝西軍政府的東征軍大都督張鈞，於壬子年正月初一——中華民國元年的二月十八日，在潼關與毅軍總司令趙倜簽訂和約，東路戰事結束。而省垣之西的醴陵、乾縣等處，西路軍與甘肅來

犯的甘軍尚在兩軍對峙，激戰不已。

九月初一新軍入城起義，原在諮議局開會的文武官員及議員士紳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。駐防將軍文瑞趕回滿城調兵抵抗，初二兵敗投井自殺。護理巡撫錢能訓先是巡防營入城平亂，巡防營入城投降了革命軍，錢能訓也逃匿民間，初六為第四標兵士在甜水井一民宅中尋獲，他已自擊兩槍，尚不死，兵士將他抬到高等學堂的臨時總部，郭希仁為他延醫取出子彈，初七日又搜出了按察司錫桐、巡警道張藻、提學使余望及勸業道、西安府等官員，皆在總部拘了一段時間，以後釋放。

但在此時單單走漏了一個人，由他引起西路戰爭，以致兵連禍結數月之久。此人是誰，就是先前緝拿于右任的前陝甘總督升允。

西安起義時，升允以廢員居西安，漏夜單身出奔甘肅，途中向清廷告變，清廷覆電報，復起他為總督陝甘兩省軍務，他兼程馳抵蘭州，調集巡防營統領陸洪濤，及回軍馬安良兩軍共二十餘營，使馬國仁率馬步隊千餘為前鋒，進窺陝西長武，這時是九月中旬，豫軍佔領西安的時候。

西安方面原定第五標鄧占雲部守禦西路，因五標一部分調援東路，一部分留在鳳翔剿匪，只有石得勝一營西上迎戰。九月二十二日潼關收復，隨調鄧占雲援東路的一營，及苟占彪的一營西上，於二十七日自西安出發，此兩營尚未到達前線，而西安總部已接到邠州自治會的電報：「石軍於十月一日戰敵覆沒，長武失守。」總部接到電報，認為情況嚴重，兵馬大都督張雲山決定親

出督師，張鳳翹加張雲山以西路征討軍左翼大都督名義，出鎮乾州，這時適有會黨領袖向紫山自富平率千餘人到省投效，張雲山帶着這批人，和高陵王占雲的一個游擊營，西上禦敵。

時甘軍攻陝的除馬國仁外，另有崔正午一路，由平涼取道汧縣、隴縣，進圖鳳翔。省垣總部已無兵可派，副統領萬炳南自請出征，張鳳翹也加他以西路征討軍右翼大都督名義，他率着本身的衛隊數營，及齊得功的馬隊一隊，蒲坤山的炮隊一隊，十月十九日出發西上，進駐鳳翔。

張雲山在前線率部攻長武，向紫山一營衝鋒陷陣最為得力，張雲山在分配各項裝備補給，向營特別優厚，這樣引起了鄧占雲的不滿，接着向營教練溫志超奉命向鄧占雲標借槍二百枝未遂，揚言張都督將收繳五標槍械，致鄧憤激，十月二十二日率眾嘩變，入漢中回四川而去。

這時邠縣、長武兵力薄弱，而升允以甘軍陸洪濤十餘營來攻，張雲山此時接到潼關二次失守的消息，星夜趕回西安，圖固根本，前線無人領導，號令不一，二十六日與甘軍戰於再店向紫山營全軍覆沒，其他各營潰散，敗信至省，張雲山不克分身，令第四標統帶邱彭率部先行，邱彭在咸陽逗留不進，張雲山親往催促，十一月初六始到乾州，而這時升允親率馬安良的回軍精銳十七營兵臨城下。十日邱彭率各營八千人與甘軍戰於蒿店及監軍鎮，戰敗軍潰，邱彭夜遁，幸虧張雲山趕到乾州，親督衛隊營守城，情勢纔穩定下來。

十一月初潼關二次收復，張鳳翹回省，而萬

炳南在鳳翔告急，乃派敢死軍統領曹印侯率楊仁天等援鳳翔，張鳳翹自率東路同師各軍援乾州，井勿幕部下彭仲翔、胡景翼兩營亦隨同助戰。十一月十五、十七兩日，與甘軍戰於乾州北原，戰況激烈，糧餉大都督馬玉貴率數百人衝入敵營，後援不繼，被敵堵擊，幾至覆沒，馬玉貴臥地不肯退，士卒感奮，奮勇回戰，將敵擊退。

時近臘月，前線雪深尺餘，大軍所至，鄉民逃避一空，兵士無熟食可吃，飢凍難耐，乃於二十八日回軍，留馬玉貴守醴泉。

曹印侯率敢死軍抵鳳翔，二十二日大敗甘軍，崔正午於柳林鋪，崔軍遁歸汧陽，鳳翔得以保全，敢死軍三千餘人，但武器只有雜色土槍及刀、矛、劍刀等，惟曹印侯善於鼓勵將士，士卒臨陣皆出死力，往往徒手奪敵人槍械以歸。

甘軍攻乾州不下，轉攻醴泉，醴泉大鎮南坊於十二月十二日失守。農曆正月初一醴泉失守，甘軍陸洪濤率馬步二千餘人乘勝尾追，直逼咸陽，西安震動，幸此時清帝退位，潼關議和，兵馬副都督吳世昌由潼關回師，率先鋒隊與薛正清的敢死軍，初五晚抵咸陽。

甘軍佔領咸陽北面高地北原，初六下原來攻，吳世昌倉卒出城迎戰，飛彈中右腿，軍士搶救抬回城內，各營隊也紛紛退回，甘軍直撲城下，守軍閉城固守，適吳善卿率部來援，城中守軍也配合出擊，遂轉敗為勝，將敵擊退。

初六之後，數有接觸，初十日陳伯生率嚴飛龍嚴紀鵬各部配咸陽守軍反攻醴泉，吳善卿一馬當先，率前隊直趨醴泉城下，方要攻城，不意城

外潤後埋有伏兵，彈如雨下，善卿登時陣亡，後隊見督隊已死，全軍動搖，畏縮不前，各自退卻。

初十日，陳伯生自阡東村連日再攻醴泉，均失利，二十二日攻至城下，朝邑豪俠嚴飛龍陣亡。這時已是中華民國元年的三月上旬，上海南北和議早已達成，二月二十六日孫大總統曾電袁世凱速援陝軍合擊升允，袁世凱不欲在西北腹地有革命軍之存在，並未阻止升允進攻。三月八日孫大總統令滇軍援陝，滇軍尚未行動，陝西與升允也達成了和議。

先是西安總部曾有約毅軍西援之議，郭希仁、劉俊生二人建議升允，以共和成立，各省均已停戰，陝、甘毗連、同漢雜居，再經劇戰，仇隙愈深。毅軍入關若成功，長其驕氣，後來亦難對付，不如說升允停戰為是，張鳳翽深然其說，乃由郭希仁、劉守中二人造訪關中理學耆儒牛夢周、張筱山、衡山兄弟出面說升允，升允見牛、張三位出面，亦感到再戰下去無甚意義，遂允罷兵撤出陝西。

于右任時在南京任交通部次長，當醴泉失陷，咸陽危急時，他籌資所購的一批軍火適時運到

，蔡屏藩著：「陝西革命記要」中說：

「迨南北和議，共和告成，袁世凱以關中為北方重地，雅不願為革命軍所佔有，在各省停戰之後，猶派大軍壓境，欲一舉而殲滅之，賴右任先生及同志力爭，南京臨時政府，以陝西如不停戰，和議即告破裂，北軍始行撤退。然甘軍升允，則進犯益急，圍攻醴泉，距省不過百餘里，適右任先生籌資所購之新式械彈運至，各軍將士，如獲至寶，軍威大振，士氣益昂，卒擊退凶悍之敵，完成神聖之戰，而陝局底定矣！」

(未完待續)

### 中外文 史叢書

## 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恭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標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非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

### 中外文庫

### 之四十二

## 八十回憶錄

戴運軌著 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神傑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。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。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物理教學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壘前後等篇，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。

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